

等

又一個晚上，他來等電梯。

電梯依舊不好等。

這世界有很多事情無法因為經驗的累積而變得熟練，而他益加地確定等電梯必定是其中少數極典型的一項，儘管他想起艾立同他講這話的時候其實是在描述失望。

「你懂吧？」，如果艾立有了興致，便總會用那種打盹前的貓咪般，發著懶的眼神瞅他，「所以我們永遠不可能熟練失望的，即使我們終其一生都在不厭其煩地練習著它。」而他從來沒有告訴她的是，艾立有時實在太聰明了，他不一定總是聽得懂她，但他永遠記得要忙著點頭，他不想讓她失望。

外頭也許下著雨，他猜，因為電梯間右首的弧形窗台兩側拋光的木質窗櫺略顯濕潤，散佈著粟粟狀的水珠，均勻飽滿，顯然是雨氣暈進來的，遇著室內空調的低溫便點點滴滴地攀上窗框了，像鼻尖鋪著層薄汗；他記得艾立跑起步來也是這樣的：洗白的帆布鞋，原本披肩的細軟深褐髮絲束成輕快的馬尾，頂著豔陽跑了大半個台南公園，全身倒似只有鼻頭隱隱約約滲著瑩亮的小汗滴，人依舊永遠清爽俐落地像浴在日光裡、迎風初綻的黃花風鈴。他倒是每每氣喘連連、汗流浹背，彷彿掉進過湖裡般狼藉，老教他困窘得很，即使他知道艾立壓根不會在意。

雨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下起，他來的路上竟全沒注意。台北是個沒有雨季的都市，對他來說，因為這城彷彿終年是雨。兩年前他搬上台北的時候著實不習慣：即使三月，天光也難得通亮，舉日常是雨雲，烏鴉鴉地盤著，把天空壓得恹低；行人們只得張大了傘，同時捻熄了眼神，那潮濕的沉默往往把整條街道覆沒成一渠寂靜的海溝，而他們和他都是失去聲音的魚。

電梯還沒有動靜，但是今晚，如同每一晚，他有太多時間可以等，所以也不著急。

他放空著焦距，搭訕地看向右方：眼前是孰悉的弧形窗台，象牙色的壁面嵌著五面人身等長、與視線齊高的方窗；環繞正中央一張檀木紋的圓桌和三只便椅，圓心則是桌上那籃褪色的塑料乾燥花。然而現下夜色太深，窗外漆黑一片，只有一台販賣可樂汽水的飲料機，形單影隻地給晾在弧形靠近電梯那端的轉折點：斑斕的紅藍霓彩燈光映射在墨黑的窗面上，斜照出大片左右顛倒、扭轉曲折的圖紋及廣告標語，顯得意外地曖昧而詭譎。

老實說，他並不真的喜歡可樂，但是後來他也開始學會喝，甚至喝得太兇了，他的妻老要因此生氣，他也總是低著頭、啞了喉嚨悶悶地聽。但他知道這世界有很多事情必須得做即便人們並不真的喜歡：讀書、考試、矯揉的履歷表和苛刻的面試官……他想他可以毫不困難地舉出更多比喝可樂更教人委屈的事，可是大家還是行禮如儀地跟著做了、排隊做了，好像幾乎所有事情只要大夥兒前仆後繼地從事，便能強化其正當性和必要性；他雖然不靈活，可是他很會排隊、跟隨，也很擅於每一回跟隨之前，漫長而無解的等待——幾乎是值得誇口地那樣擅長，儘管這專長是如此令人拙於明說。

他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令他羞赧的，正如長年困惱他的易於汗濕；而讓他驕傲的一切他卻從來不曾擁有。

包括艾立。

大約將近十點了，他的錶支吾地說。

不過確切時間是不清楚的。因他那日久磨損、諸多刮紋的錶面老使得細節模糊難辨；而之所以一直不肯換新的原因，是他往往覺得他的錶彷彿正具體地隱喻著他日益失去準度的記憶。像是現在，他僅依稀可見錶面上時針分針夾擠的角度越來越窄，窄得像有人拿刀劃過原先相黏的兩指針，切出一痕光陰的裂隙。（究竟是要十點了？還是十一點？）。

然而在連時間也倦得彷彿眯細了眼睛的這時刻，可他卻難得地異常醒覺而自覺存在的——也許正是因為這有目的的等待：即便只是等待電梯。

怎麼會這樣呢？

無論如何，他覺得欣慰。甚至是鬆了一口氣般的慶幸。

這麼說來，倒像是並非所有的時刻，他都是存在的？

確實如此。比方說，他不只一次察覺到過自己逸散在擠滿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的大型死亡病例討論會裡，記憶因而短暫地空白，彷彿那段數個小時的人生全部蒸發殆盡。新進住院醫師像他，總是如易受驚的小鳥般，群湊在簡報室的角落，似乎深怕越級侵犯了大教授們獵槍般的眼光之所及，將慘遭砲火猛烈的提問掃射，閃避難及。儘管如此，最令他不安的還是那簡報室裡所充塞的、那近乎中魔般分享死亡的狂熱：牆寬的屏幕上可能播放出極為罕見的腫瘤、機制不明的癌變，或者超乎一般醫界可預期的惡性病程。然而愈是奇詭難料的疾病，愈將引起大夥的驚嘆與崇敬；他們擠在密黑的簡報室裡，像嗷嗷待哺的雛鳥般熱烈地睜大眼睛，性急地期待著一齣齣由造物完美策畫、不留破綻的悲劇。因為椅子總是不夠，他的白袍又如此令他赧然地簇新，所以他總是緊縮著身骨，一邊捏緊汗濕的掌心，以最不佔空間、最不具存在感的姿勢，僵僵挺挺地站著，直到成功地讓自己變成了一桿細如白羽毛梗般的幽靈，反覆任憑一句又一句其實很銳利的「病人心肺功能衰竭，expire 於 XX 點 XX 分」穿身而過，但已不留痕跡——他每每不禁聯想到他們結束死亡案例討論的方式多麼雷同於兒時讀過那每一則草率收尾的童話：永遠如此一成不變，如此避重就輕。

他很早便不再相信有誰會真的「從此永遠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就像他太清楚地知道死亡才不只是失去心跳和肺音。

他在電梯間單立了好一陣，直到一會兒遠方走來個蹬著銀紋漆皮高跟鞋的女人。

女人的兩只鞋尖濺雨，全濘花了；紅色魚尾裙的裙緣像讓水潑過，色度深了一號。他讓喀拉作響又嘎然而止的鞋跟驚動，於是悄悄地偏過頭來，一眼掃見她裙尾蘸濕的流蘇，緊緊附搭在兩丸硬繃的腿肚上；濕透了的流蘇斷斷續續淌著灰水，挨著腿腹勾出一縷一縷泛青的水痕，軟軟滑滑泥鰍也似，看得他不由得掌心發黏。

他微感驚扭地假意清了清喉嚨，虛抓個拳頭放在嘴旁咳哼咳哼，順勢偷眼瞧她：側面瞥見女人板著臉，繃緊唇線，澎捲的髮束往兩旁及後背怒張，聲勢驚人地像頂蓄勢待發的鐵網；她的視線死直，緊盯著正前方上緣的電梯面板——近乎是怪責般的那種注視——奈何後者無動於衷。

電梯還卡在太高的樓層。面板無聲地表示，請再等等。

他沒來由地覺得有些抱歉，因為感覺那怪責般的注視彷彿沿著電梯門板的鏡面反射，熱辣辣兇狠狠地盡數颳在他的臉皮上了。他的掌心益發嚴重地出著汗，像冷不防給纏上了丟甩不去的兩團滑溜黏腥的水草。他只好盡可能不動聲色地把雙手悄悄挪到大腿背面的褲袋，緩慢而使勁地磨蹭。由於他心裡頭不斷掛記著那令他發窘的、但其實並不清晰可聞的摩擦的窸窣聲，以至於他的雙頰臊紅、口舌苦澀，全身彷彿蟲蟻爬滿了神經般，羞怯不安。儘管另一方面，板死面孔，姿態僵硬，表情煩躁不耐的女人其實壓根沒有察覺。

各自囚困在各自的偏執。電梯門扉緊掩。

喀答，他的錶以微乎其微地聲響低語：十點了。（或者十一？）

這麼一來，如果他事後再回想起，則這就是他和身穿紅色魚尾裙的女人第一次相遇的場景了。但是他大概不會那樣做（她很可能也不會，她甚至還沒注意到他）；這個畫面其實還沒成功地輸入到他的意識層，這一幕充其量只能算是另一個映上他視網膜的人型影像而已（即使她的出現仍然一度讓他倍感緊張。）然而這事實原本並不至於這麼令人感傷，畢竟這世界大多數的相遇都是如此：短暫地彷彿朝生暮死。

「除非，」但是他怕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那時艾立微微彎著頭，若有所思地講出這話時的表情，

「除非，人能活得比那更短，短到所有朝生暮死的相遇，反而相對像是永恆……」

「……你懂吧？」。打盹的貓咪一樣的艾立。黃花風鈴一樣的艾立。

那回他或許也點了頭，也或許沒有。他多刮痕而不可靠的記憶。

他第一次遇見艾立的時候，也是在等電梯。

對一般人來說也許是平庸無奇的，但對於他而言，卻是萬分命定的場景了。

儘管他羞於承認，但他的專長確實是排隊、跟隨、以及等待。唯獨與前兩者不同的是，僅有後者能讓他真正自覺到存在。

他的人生至今，一路走來，可以說幾乎完全仰賴排隊與跟隨的慣性模式，彷彿永遠被設定在自動駕駛的航機，不經船長的意識駕馭。他總是坐在機尾，默然地，以第一人稱的稱謂但卻是第三人稱的視角，旁觀著自己每一階段的命運：回顧起來，他大抵就是這樣排隊考進了C中、排隊申請上K大醫學系；排隊披上白袍、排隊畢業、也沒忘記排隊鞠躬彎腰地遞出履歷。他排隊簽領位於台北的U大醫院的錄取通知，然後在一個傾盆大雨的夜，開著二手的靛黃色Toyota，排隊塞過一站站北上的收費亭；他甚至更在北上前最後一週，排隊訂好了那間台南最負盛名的法式餐廳：同其它所有在場的情人一同排隊捧花，排隊下跪，最後娶到了他那不喝可樂的妻。

然而這些過程裡沒有等待。

沒有等待，就意味著，他其實並沒有在那些場景裡自覺地存在。

也許他知道自己從未真心期待能考上C中、錄取K大、進入U大醫院、披上暗示著成功人生和專業能力的白衣；或者滿心期盼地等待那不喝可樂的妻，睜細了她那雙總彷彿勝券在握的眼睛，拿起香檳，說她願意。當然更可能的是，也許他並不知道，何以他的人生終究一步步走到了這裡？

被動排隊和主動等待可以顯得如此雷同，卻又著實大異其趣：這些看似微小的心理狀態的微調，加總起來卻極其廣泛地影響著他每一階段的生命歷程——他的身體永遠依著人群的流向跟排；而他的心靈，卻一向被摒除於他的抉擇之外。

然而即使像他這樣一個宿命的排隊者，也是有機會能終於遇見了帶隊排頭的那人的一刻；當然，如此難能的機緣並不是俯拾即是，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質能夠偶然相遇、交會、甚而相互輝映，僅有在兩種情形下可能發生：其一，是那隊伍太短、人龍不長，排隊者因而也是排頭的第一位跟隨者；其二，則是他們在各自命運中選擇的隊伍，恰巧，朝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他和艾立的遇見，屬於後者。

那日，在K大醫學院與醫院相連的大廳裡，人聲鼎沸的電梯間，他被夾擠在人頭及不耐都忘情攢動的等待潮中，望眼欲穿。下午六點，是他們和他都急著上樓的時段。

叮噠，姍姍來遲。自高處徐下的電梯表情一派安然，絲毫沒有抱歉的意思。

門開。門裡走出神情一樣泰然自若的女子。孑然一身。

他隔著人群開始往梯間內潮湧的黑浪，奮力地抬起頭——

排尾，終於和排頭遇見了。

他愣住了一會，爲了某種難以言喻的震動，他當時並不懂。

而她好像笑了起來，但是太輕，更像是嘆息。

電梯門巍巍顫顫地關起，猶如剛吃力地嚥下了一大口過分扎實的梯格；電梯間頓時人去樓空，彷彿戰後，而他是最後留守空城的孤軍、僅存的生還者。

失去人群使他一時頓失依靠。

「怎麼，不跟著擠進去？」經過他時，他聽見她細細地問。

「不過也好，」若有似無地，她微笑著輕移步履，眼神好遠。

「下一班，你就是排頭了。」

如果不是身穿滴水的紅色魚尾裙的女人，開始以蘸泥的鞋尖，不停細碎而篤定地

點擊著地板的話，他其實幾乎要忘了她的存在了。他順著聲音的來源，朝她看去，她的姿態仍舊如最初立定時那樣僵挺緊繃，倒似是不曾改變過；她宛如石柱般的筆直，在某個層次使他感覺到她彷彿正吃力地對抗著不停流逝的時間：等待的過程正在磨耗她的生命、她的心神；他幾乎看見激流而過的空白光陰，寂靜又猛烈地沖刷去她對某項渴望的忠貞——正巧相反於他的。

他從不知道這一切都關於隱喻。

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總是基於他對他們／她們／它們下意識的隱喻：紅裙女人是遭蝕的石柱；台北是海溝；行人是噤聲的魚；電梯是戰場；電梯間是倖存者無從逃脫的空曠。米蘭昆德拉說，所有的愛情都始於某種詩意的隱喻，因為唯有隱喻得以經由貌似無害的偽裝，攻城掠地侵占我們腦中最嚴密防守的記憶領域。所有經過隱喻修飾的景象，人群，和事物，從此便得以形變過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記憶裡，使我們不得不反覆因為某些觸動而隱微地想起某些曾經；而想起的頻率，恰巧太常被人們誤會成愛情。

但難道一個石柱般的隱喻，真的使他在瞬間愛上了紅裙的女人嗎？

也不盡然。只是這樣的一個隱喻產生的那一刻，使得他在心緒上與她稍微貼近了，也因而無可自拔地蔓生出同為倖存者的移情（他又一次下意識地引用了電梯間的隱喻）。他不禁暗暗地揣想：除了電梯，她真正在等的是什麼呢？

要是她能轉過頭來向他說話就好了，他想，要是她先開口問他這麼晚了來到醫院爲了什麼，他就可以誠懇地回答：「來探病，一位朋友的母親。」那樣一來，也許他和她便可以打破鎖喉的沉默。然後他會接著問她又是爲了什麼，而她可能會終於放鬆一些，停下不斷擊地的腳尖，告訴他，她也是來探病的。

他想像她是某間大公司的主管，也許是公關業的，或者媒體；他想像她會說下班很晚，只能現在趕過來，沒想到一路上傾盆大雨。接著他問，是急著要見誰呢？而她会回答：「是我最好的朋友，久病了，但今天醫師說情況出現轉變，怕是不利。」而要是真是那樣的話，他會非常同理她的焦急的；身爲第二年住院醫師，他已經太過熟悉那

些刻意呈現得語意不清的警訊。所有的醫師都懂得永遠不在事情真正發生前，釋放出過分肯定的消息。政治正確的詞彙只有：可能、也許、有這樣的機率；但他們（現在，也包括他），絕口不提確定。

唯一的例外是死亡。

死亡可以確定。

因為只有死亡沒有餘地。

艾立的診斷是憂鬱症。

他第一次聽她說的時候他不相信。但艾立沒有迂迴地說可能、也許，或者有憂鬱的機率，她說的是憂鬱症。

「嗯，憂鬱症。你該比我更懂的。」

老實說，他不懂，他只是大六的實習醫學生：新披白袍，卻形同白紙。

那是在電梯間巧遇的後幾週，他結束內科的見習，轉站來到精神科病房；當他一眼見到艾立席地坐在日間病房的團體會談區時，怎麼樣也壓抑不住心頭的驚訝。

他翻開手邊的實習醫學生手冊。第一頁，精神科部簡介：

「日間病房，即收治慢性、穩定之精神疾病患者，每日白天來院接受治療，夜間或假日回到自己住所，為精神科重要的復健性病房。為提昇現代化的復健模式及治療品質，本科部安排多元化的復健活動以提供盡善盡美的服務，並極力配合政府所倡導之精神病患復健工作，以嘉惠更多的精神病患早日回歸社會。」

眼前的團體會談區是一個巨型的玻璃屋，座落在日光大量潑灑的南區日間病房；居間的病友們或坐或臥，彩色的方軟抱枕散落在打了蠟後尤其清亮的拼木地板上。他隔著靜音的落地玻璃往內望，席地而坐的艾立正微仰著頭，像凝神看向某處他所看不

見的遠方。

他盯著她瞧了好一陣，才突然覺得好失禮。微感抱歉地，他低下頭，重新專注在他的實習醫學生手冊：第二頁，手冊說，精神科部實習重點：

「實習醫學生應藉由與慢性病友相處、會談，了解精神疾患的臨床表現及病程演進。會談過程首重傾聽，建立具互信基礎之醫病關係。」

他暗暗深吸了一口氣，順手理平了白袍兩袖胡亂反折的皺跡；他的手心又開始因漸長的緊張而出汗了，但卻不是全然的慌亂，而是隱隱約約一種奇異的期待感——極少出現在他慣性排隊的生命模式中的期盼。他不知如何形容那奇特的感覺，彷彿自己終其一生都在等待這回再遇見，就像每年三月，他總是忠實地等待台南市區沿路耀金的黃花風鈴木一年一度的盛開。

他會獨自站在樹下，呆呆地望著每年第一株燦金的花序獨自逆著春寒悠然綻放。可惜這花太艷，所以太絕：盛放時舉目望去像是火燒，凋盡卻只需要一夜洗盡鉛華的細雨；隔日再見，滿目瘡痍，一片亂葬的落英都曾是舊時相識啊，怎已滿地黃花堆積？那是第一次他在心底，下意識地把艾立隱喻了、印痕了，殊不知從此便要任她的形象長驅直入，成為他視線裡再也無從抹滅的鮮明。

輕輕推開隔間的玻璃門，他走了進去，玻璃屋裡有一些小聲輕談的話音，多半還是靜的；他慢步走向開得太早的那株黃花風鈴，步伐謹慎而緩，像是怕驚擾了那本已不長的花期。

「…妳好，我是二月份的…精神科實習醫學生，」就算盡了全力還是結結巴巴的開場白。他好猶豫該不該向她先伸出手去，他擔心他那汗濕的掌心。

「啊？」即使突然被自冥思裡打斷，她仍然顯得泰然，「你好，我是艾立。」

卻是她先伸出手了（他第二次察覺她是排頭），握住他的，輕柔而篤定。

他因而終於能正面看著她：一雙很暖的，三月的眼睛。

「抱歉，但我現在可以和妳談談嗎？」他不確定地問，提心吊膽。

「可以，」她又一次那樣若有似無地笑了，褐色的瀏海垂在睫上一眨一眨，

「只要你剛好也想喝可樂的話。」

結果第一次的會談，只有會，沒有談。她帶著初來乍到的他往販賣機前，投了兩罐可樂，便這樣一人一罐，挨著落地窗緣坐下，相對無語。他心底有一百個問題想問她：關於病史，關於症狀，關於生長背景，以及關於那些她每每讓他應答不來的說話；然而她沒有開口，他只好也跟著沉默，發泡的黑色液體嚐來甜嗆而腥辣，他不懂她為何會喜歡。

「好喝嗎？」良久，她像突然回神般，問他。

「好喝。」他騙她。掌心於是又發汗。

「是嗎？」他被這突如其來的反詰給亂得慌了，正預備胡謔些什麼以明志，卻聽見她接著說，「可樂，喝到最後反而是苦的呢；這麼隱晦地點題，所以才讓人成癮…」

「你懂嗎？」那問句聽來好遠，像是在對別人說的。

他搭不上腔。她的眼神又飄回他望不見的遠方。

從那天起，他每天早上走進盈滿日光的日間病房，會她。

從那天起，他每夜輾轉等待，天亮。

多半他們靜默，偶爾她望著遠方，對著他或對著觸碰不著的過往說話；他仔細地聽，從不打擾她，只一筆一劃地把所有記錄在白底綠橫紋的病歷紙上。

他慢慢得知，她的背景：父母離異，個性獨立，學業中斷之前，成績很優異；他慢慢熟悉，她的作息：總在日間病房裡天光最透亮的那一隅，靜靜地若有所思，靜靜地寫著札記；他慢慢習慣，她的存在：每週五日，不多話的早晨，最後反而更像無需多說的心領；他也慢慢聽懂，她的問句：現在她還是問：「你懂嗎？」，對著遠方，而他已經學會點頭，對著她。

米蘭昆德拉說，所有的，（包含那些被誤會成是的），愛情，都始於某種不理性不實際也完全沒有邏輯的詩意的隱喻：如果他不是在二月遇見她；如果她不總是坐在浴

滿日光的木質地板上；如果台南從來不會長出金黃璀璨得像火燒，又謝得太快太冷清的風鈴花；如果他和她，在人生的隊伍裡選擇了相同的，而不是相反的方向；如果那一次沒有相遇；如果他照舊，隨著人群擠進了那班電梯……

她意外地教會了他，等待；
卻沒有提醒他，風險是落空。

要離開精神科前的最後一週，她的話越來越少，沉默的時間越來越多。即使他白袍口袋裡的實習醫學生手冊再怎麼聲嘶力竭地嚐試阻止，他仍舊把心一橫，鼓足了全部的勇氣，問她：

「這個星期日，能跟我一起去台南公園跑跑步嗎？」他多希望她能開心。

她又一次轉向他，回暖的三月眼睛彷彿淺淺微笑著，
但也可能是嘆息，他永遠看不清楚。

那一天是他這輩子經歷過最漫長的等待。

三月初的日光輕柔舒暖地灑落在還沒醒透的台南公園，一路的洋紫荊已經迫不及待地紅了，夾道的細葉欖仁也跟著含含蓄蓄地翠起。他穿著整齊的運動衣褲，只爲了顯得敬業，顯得忠誠，顯得全心全意；而時間一分一秒地經過，他不時低下頭，看著錶面指針轉速依舊，如此不懷好意：

七點半，對街的水果店拉起鐵捲門，預備擺飾，迎接一日的來臨；

八點，沿路兩側遲關的路燈，闔上了整夜未眠的眼睛，悄悄熄盡；

九點，也許她已經到了，只是不小心迷路在偌大的公園裡；

九點五十，他繞了公園跑完整整一圈，卻還沒找到她迷失在哪裡；

十點半，聽見路上的車潮開始湧現，他揮汗如雨地找遍了各條隱密的小徑；

十一點，他的全身濕透，汗流浹背，心卻失溫地彷彿墜進湖底；

十二點，氣喘連連的他，終於不支地停下腳步；他倚著高大寂寥的鐵刀木，重重地乾嘔著，像是要把心肺全嘔出般，感覺到一種近似真空的窒息。

艾立沒有來，再也沒有來。

那一年，對他而言，台南的黃金風鈴木，忘了開。

一年後，他接到一封訃聞，白底黑字，邀他去她的家祭。

艾立走了，自己帶自己走的。他們不讓他知道更多。

彼時他已是六七實習醫師，但仍義無反顧地向醫院告了假。他不在乎處分。

一路北上都是雨，他坐在客運裡，極度地失重，覺得自己彷彿漸漸變得透明。

最後一眼的視野盡頭竟是那火。

而艾立在那火裡，他們說。

他呆然地望著那些與艾立分享相同姓氏的人們，肩並肩站成一排，手執麻絲纏捲的細索，聲聲叫喚：“來領厝喔，來領厝喔……”

彼端沒有回音，他幾乎看見她輕輕閉上那雙三月的眼睛。

塔高的對開鐵爐裡火勢凶凶，紙紮的大房轉眼灰飛煙滅，他眼睜睜地看著竹撐的骨架燒得焦黑通脆，映著背景刺目的炙紅，顯得極其空洞而飄忽。

直到最後一枝竹桿終於無聲地坍塌，整間冥厝消失在烈焰之中。

他看著高捲的火舌挑捲起殘賸的灰燼，蒼白而迷亂地舞動；它們飛旋盤繞，乘著溫度差而製造出的氣流往高處不斷簇擁，彷彿發狂地想向天空追討什麼，然而天空無動於衷。

禮成後突地下起很細碎的雨，點花了他起霧的眼鏡，招魂的白幡因而看來字跡模糊，斑駁的墨痕好似抽抽答答地哭過，兩道符捺像刀劃過的傷口。

他使盡力氣瞪直了雙眼，想留下這些逐漸失去意義的過程，耳鳴得厲害卻讓人幾乎感到頭暈。雨一直在下，也許比記憶裡要更下得淒厲。雨不停地打在鋪頂的鐵皮，再順著兩側陡峭的溝渠流下，嘩啦啦拉長了祭辭的韻尾，可是總流不進他那日乾荒莫名的掌心。

沒人打起傘來，他和他們溫馴安靜地尾隨搖鈴撕裂陰陽的尖音，依長幼輩分的順序爬上來時的梯。

隊伍正前方，艾立久未謀面的母親終於哭天搶地地癱軟過去，緊急召來的救護車將她送了去；但他卻不發一語；他終於發現他感染了她的沉默，以致於忘記了太刺口的傷心該怎麼說。

在得知艾立失去心跳，失去肺音，失去所有時間的那一刻，他只感覺他的時間從此反而將無限制地不斷膨脹、不斷擴張，彷彿他的人生今後將要無可迴避地納入了艾立所有未完成的生命，甚至更多。他多想緊緊地攫住這一切：攫住來自她未完成的生命裡、和他們未完成的相遇裡，那些賸餘太多的時間，好讓他能將所有的過去都原封不動，不斷在此後太過空曠的未來裡，反覆重演……

時間，時間，他閉上雙眼，接下她遺下的無窮無盡的時間；

他的錶從那一刻起再也說不清細節，

他也再不在乎細節。

（「除非，人能活得比那更短，

短到所有朝生暮死的相遇，反而相對像是永恆……」

「……你懂嗎？」

「啊！」一時間，正前方站得筆直如石柱般的紅裙女人，輕呼了一聲，突地打破

了這電梯間凝滯已久的沉默；那一聲輕嘆如釋重負，不經意透露出她顯然亦不擅長於失望。（他突然有些明白了，或許他也永遠學不會熟練它。）

他跟著抬起頭，看見電梯面板靜靜地倒數著今晚這場等待的終點：

十一、十、九、八……

也許是終於放鬆了心情，或者其他，因為此刻，他幾乎聽見她含糊地對他說（即使她的眼神還是死盯著那數字漸減的LED螢幕不放）：

「我們真是能等，不是嗎？」